

严格的史实依据
丰富的历史细节

全新修订 独家奉献

大唐明月

卷

西域烽烟

蓝云子

这里有一个最真实的大唐，这里有一幅最活色生香的大唐风情长卷。
这是一个与你的想象全然不同的大唐盛世，只会比你的想象更传奇，更有趣。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言季
藝

大唐明月

蓝云舒

叁
西域烽烟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大唐明月之西域烽烟/蓝云舒著.-上海：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3.1

ISBN 978-7-5321-4698-7

I. ①大… II. ①蓝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2）第 314218 号

大唐明月之西域烽烟

蓝云舒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鸿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3.25 插页 2 字数 330,000

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698-7/I·3661 定价：29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9211091

目 录

第一章	丝路黄昏	有客东来	/ 1
第二章	直言不讳	横生枝节	/ 19
第三章	他乡故人	雨过天晴	/ 35
第四章	祁连观雪	敦煌惊艳	/ 53
第五章	美人如妖	岁月如刀	/ 65
第六章	海道雪寒	交河风暖	/ 81
第七章	岁月静好	初次交锋	/ 95
第八章	纸墨之利	血光之灾	/ 113
第九章	天机人算	如梦初醒	/ 127
第十章	一石二鸟	谁在局中	/ 137
第十一章	喜忧参半	异想天开	/ 147
第十二章	百口莫辩	峰回路转	/ 159
第十三章	困局绝境	有所必为	/ 177
第十四章	一触即发	石破天惊	/ 193
第十五章	如梦初醒	功德无量	/ 211
第十六章	一锤之威	万事俱备	/ 225
第十七章	再定赌约	痛下杀心	/ 241
第十八章	漫天流言	十恶不赦	/ 253
第十九章	刑不罚众	佛祖显灵	/ 265
第二十章	出人意表	浑水摸鱼	/ 283
第二十一章	恍然大悟	冤家聚头	/ 293
第二十二章	有心搅局	无力回天	/ 305
第二十三章	八面埋伏	军法处置	/ 319

第二十四章	风水宝地	贵客临门	/ 333
第二十五章	娇客难待	暗潮汹涌	/ 347
第二十六章	五百铁骑	两万狼兵	/ 359
第二十七章	月圆之夜	白骨之间	/ 377
第二十八章	守株待兔	血雨腥风	/ 385
第二十九章	前朝惨案	今日人心	/ 401

第一章 丝路黄昏 有客东来

大唐永徽六年的秋天来得格外的早。

“秋风吹渭水，落叶满长安”，然而这一年的秋风尚未从渭水上吹来，长安街头那些犹带绿意的槐叶便仿佛已承受不住连日来的冷雨，飘飘洒洒落了满城。

比落叶更飘摇的是朝堂上的局势，随着宰相褚遂良的贬黜和学士许敬宗的擢升，谁都知道，武昭仪通往正官的道路已无可阻挡；长孙无忌与他的时代，就如街头的枯叶，正在滚滚车轮下化为齑粉。至于这辆由年轻天子和新皇后驾驶的马车会驰往何方，却还没人能看清。只是有传言说，那位名满长安“天煞孤星”裴行俭之所以会在此前被一纸诏书贬到西域，是因为他预言“国家祸乱必自此始”……

不过，对两千里外的凉州来说，这一切还太过遥远，只有这个早到的秋天同样有些令人不安。还没立冬，城外便下了第一场雪，虽然道路并未因此冰封，但那日益凛冽的西北风显然不是什么好消息，至少路上的行商，已是一日比一日见少了。

凉州城外三十里的云威邸门前，残雪已经化尽，车马却依然零落。眼见金红色的日头已挂到了门口那棵歪脖柳的树梢，掌柜老秦抬头扫了一眼厅堂，十来张高足案几边，只坐了八九个人。他忍不住走到门口，掀开毡帘往东边望了望。两条大路上都有零星行人顶风而来，却不见车队的影子。

伙计四虎也跟着老秦眺望了几眼，嘟囔道：“今日的生意总该好些吧？”

老秦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：“自然会好！”今日可是有大生意上门的。不过，这样的好日子也不会太多了，自家邸店虽然扼守着西去之路北道和南道的交汇口，又傍着官家开的驿馆，可如今已到十月，长安那边过来的客商日渐稀少，再过些日子，来自敦煌和西州的客商也将难得一见……这邸店里人满为患的好日子，要到明年开春才能重现。

远远的扬尘中似乎出现了骑者的影子。老秦盯了几眼，认出打头的两

匹马都是腿长体健的良马，后面还跟着马车，不由精神略振。那车马越来越远，却是“吁”的一声停在了几十步外云威驿的门口。

原来是住驿馆的官家人！那驿馆光良马便养了十几匹，更莫说房舍精致、院落整洁，但凡身份能住驿馆的，谁会来邸店看一眼？老秦顿时没了兴致，一面往回走，一面便吩咐四虎：“多盯着些，莫让客人觉得失了礼数。”

此时厅堂里渐渐飘起了羊汤的香味，坐在前厅里闲话的几个客人都来了精神，只有两位往天竺去的河东僧人念了句佛，背过身子不知念起了什么经。一位搂着美人坐在厅堂正中的胡客便大声道：“老秦，今日厨下可是杀了活羊？”

老秦认得这位正是常年从西州贩卖女奴去长安的米大郎，心里多少有些不耐，面上却立刻堆满了笑容：“大郎一猜便中！今日是立冬，自然要给各位客官做些好的，除了羊汤，还有羊肉饺儿和羊肉馄饨。”

米大郎哈哈大笑，顺手在怀里美人的胸口重重地拧了一把：“今日原是唐人的立冬节，你若乖巧，待会儿便让你开开心！”

他怀里的女子不过十五六岁年纪，被这一拧，一双碧绿的眸子顿时涌上了一层雾气，脱口用突厥语应了一句。米大郎脸色顿时沉了下来，厉声道：“与你们这些贱人说了多少回，你们去长安是要伺候贵人的，须得讲长安官话，当我米大郎的话是耳旁风么？”

绿眸女子吓得脸色惨白，战战兢兢地用长安话回了一句：“下次再不敢了。”

米大郎一把将她推了出去：“滚回去，今日不许吃饭！让阿红那贱人出来陪我！”

绿眸女子身子扑到了另一张案几上，撞得脸色发青，头也不回地应了声“是”便匆匆跑向后院。

老秦心里叹了口气。他这邸店是来往于西域与长安之间的胡商们的必经之地，做女奴生意的客商也接待了不少，但像米大郎这般每次都让人

看着堵心的却不多。听说他在西州是有靠山的，因此虽说那边战火渐起，他这次带来的十几个女奴倒更加出众，可怜落到他手里了……就听另一张食案边也有人叹道：“大郎也太不怜香惜玉了些。”说话的也是店里的常客，贩卖丝绸的唐商吴六。

米大郎横了他一眼，冷笑道：“你倒是怜香惜玉，这一个还没开苞，一百匹绢便与你如何？”

吴六摆手不迭：“在下消受不起，消受不起。”

和吴六坐在一起的女子顿时笑得花枝乱颤，伸指点了点他的额头：“呆子，不过一百端绢，你横竖要回长安的，到那里至少赚五成，这等便宜都不占么？”

吴六摇头：“吴某不过小本生意，哪敢沾口马这一行？再说，占别人便宜，何如占叶奴的便宜？便是某的便宜，也只好教你占了去。”

叶奴捂着嘴笑：“你惯会说这些话，一年能记得找奴一回儿便谢天谢地。”

坐在另一边的女子也笑：“姊姊的抱怨阿桂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，这番莫饶了他！”

米大郎的目光在两位妓女身上转了一圈，在更加年轻丰腴的阿桂胸口停了停才转开，又等了半日，却不见后院有人出来，眉毛顿时立了起来。与他同案而坐的大汉腾地起身：“某去看看！”

没多久，后院便传来了男子喝骂声与女子凄厉的尖叫声，一屋子人脸色都有些尴尬，老秦扭头便回柜台扒拉起了算筹。片刻之后，一个十四五岁的红发女子被那大汉抓着头发拽了进来，嘴角还带着一丝血迹，一双褐色的眼睛里满是泪水，紧紧地咬着下唇。

大汉把女子往米大郎坐的条凳上用力一按：“人带到了。”

米大郎瞅着她冷笑了一声：“耶仑的拳头你也尝过滋味了，还想尝尝某的手段？你要么乖乖听话，要么某便少赚一点今夜成全了你，自己选罢！”

这名叫阿红的女子顿时一呆，米大郎顺手将她一把拽到腿上，正想说话，就听门口的四虎大声说了句：“客官可是要住店？”

老秦忙从算筹上抬起了头。毡帘一挑，走进来两个男子。头前一个年纪略长，瘦高身材，穿着深青色的圆领夹袍，后面一个则是不到二十的少年人，两人都是手上空空。老秦便瞪了四虎一眼：这像是住店客人的模样么？估计不是来前厅喝酒的，便是到后院寻人问货的！

果然那位青袍男子淡然一笑，开口竟是一口标准的河洛官话：“不住店，听闻你家老酒甚好，特来叨扰。”

四虎笑着挠了挠头，往里让这两人。青袍男子目光一扫，挑了靠墙的一张食案。别人也罢了，那位叫阿桂的私妓眼睛却是一亮，起身扭动着腰肢走了过去，还未到跟前，那少年一步挡在了她面前：“我家郎君不喜生人打扰。”

阿桂有些扫兴，在青袍男子脸上死力盯了几眼，见他眼角都没扫向自己，只得哼了一声转身离开，嘴里嘟囔道：“痨病鬼，架子倒大！”

少年脸上顿时露出了怒色。青袍男子摆了摆手：“阿成，坐下！”

叶奴忙上前拉了阿桂一把，低声道：“莫乱说话，那位多半是官家人！”阿桂唬了一跳，坐下来偷眼看了那边几眼。却见青袍男子要了一壶酒，两样下酒菜，神色谈吐都十分谦和，加上那痨病鬼似的苍白脸色、八辈子没走过运般的淡漠神情，怎么看都是个落第举子，和平日见的那些官人哪有半点相似？

她正想得神，耳边突然传来一声响亮的耳光声。米大郎满脸怒色地站了起来，一面狠狠地擦着嘴，一面骂道：“贱人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惹得某兴起，今日便让你做鬼！”

那位阿红跌坐在地上，捂着脸，一声儿也不吭。米大郎一脚将她踢得滚出去半丈，抬腿还要去踢，吴六已站起来笑道：“大节下的，大郎何必动怒？还是让老秦赶紧上羊汤上酒要紧。”

老秦也站了起来，满脸是笑：“都是某怠慢了，四虎，让厨下快些端了热汤上来。”

米大郎这才冷哼一声，对耶仑皱眉道：“把这贱人拖下去，晚上再收拾她！”

耶仑沉着脸过去一把拖起了阿红。阿桂瞅着那张依然满是倔强的脸，不由暗暗叹息，她刚才还听叶奴悄悄说起，米大郎最是心狠手辣，这红发婢看来下场不妙……

她下意识地又瞟了瞟那“官家人”，却见他本来眉头微皱地坐在那里，当红发婢挣扎着站起时，突然脸色一僵，目光不错地盯在她的脸上，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门口，才收回视线，端起了酒杯，也不知怎么喝的，转眼便下去两杯。坐在一边的少年脸色都变了：“阿郎，莫喝这么急！”青袍男子愣了一下，摇头笑了笑，慢慢放下酒杯，抬头若有所思地看了米大郎一眼。

原来也是个奸好色色的！阿桂心里“哼”了一声，转头不再看他。

过了片刻，耶仑气咻咻地走回大堂，在米大郎身边重重一坐，提起眼前的酒壶倒满一杯，一口便喝了下去。米大郎也喝了一大口，抹了抹嘴唇，发狠道：“这贱人，今日若不收拾了她，米某也枉在这道上走了三十年！”

两人你一口我一口喝了起来，低声商议着如何在乱局中物色更好的奴婢，又如何能在长安托门路高价出手，面前一壶酒很快就喝了个干净，正待开口叫伙计再上，却听墙边那个青袍男子扬声道：“掌柜，再来一壶！”

两人都吃了一惊，忍不住转头看去，只见那青袍男子把面前明显已空的酒壶往前推了推。老秦也呆了一下，才亲自拿了壶酒走了过去，笑道：“郎君好酒量！”

青袍男子微笑道：“丈人酿的好酒，竟比长安西市的三勒浆还要香些。”

米大郎与耶仑相视一眼，米大郎便笑着接了一句：“这位郎君莫不是常去西市？”

青袍男子点了点头：“正是，原先不轮值时两三日便要去上一回。”

轮值？这位敢情还是……米大郎忙笑问：“不知郎君在何处当值？”

青袍男子淡然道：“不过是卫府的芝麻小吏，不值一提。”

果然是长安的官家人！米大郎立时笑容更欢，绞尽脑汁找了几个话头要与此人闲话，青袍男子却有些矜持，不一会儿便冷了场。

青袍男子又喝了口酒，突然叹了口气，转头对少年道：“不知还要多久才到西州，一路都是这样闷喝，好生无趣，怎如长安时与同袍们握槊赌酒来得痛快？”

米大郎眼睛一亮：“米某也正觉无趣，若是郎君有兴致，咱们不如便博个彩头？”

青袍男子慢慢摇了摇头：“裴某不与生人相博……须知赢得多了，他人面上不好看！”他似笑非笑地看了米大郎一眼：“除非是赌品上佳的好汉，不然不但图不得痛快，反而结怨，又是何苦来哉？”

米大郎原是吃喝嫖赌的行家，听得这句，心头顿时火起，霍然起身：“米某旁的不说，赌字上倒也没赖过谁，今日横竖无事，倒要好好领教领教郎君的本事！”

一屋子人顿时都静了下来。

而半个多时辰后，随着一次又一次淡然响起的“承让”，这分安静更是凝固得如有实质，沉沉地坠在围观过来的每个人心口，连从后院跑出来看热闹的两个厨子，都扎着两只油手一步不敢动。只有那两个河东僧人依然坐在屋角，低着头不知是在沉思还是在倾听。

米大郎的额头上早已满是汗珠，两只手死死握着拳头，腮上的横肉一条条凸将出来，不时神经质地跳动两下。而在他的对面，那位自称裴九的青袍男子依然是一脸气定神闲，随手一洒，三枚铜钱滴溜溜滚落案面，静下时都是背面朝上。他看了一眼，笑道：“老阳。”拿回手里再洒了几遍，随即微闭着眼睛念念有词两句，睁眼笑道：“此次是雷天大壮之相，相中有乾，主

阳,按理说……应是在左手。”

米大郎眼睛眨了一下,一口气憋着不敢松,却听裴九叹了口气:“只是常人却不知此卦乾在其下,故此,银钩乃在大郎右手!”

米大郎脸色顿时大变,紧握的双手几乎要颤抖起来,不情不愿展开右拳,果然露出一个小小的银钩。周围顿时响起了一片吸气之声。

裴九郎淡淡地一笑:“大郎,这已是第十八局,咱们有言在先,裴某与人做藏钩之赌,例不过二九之数。承让了!”

米大郎眼睛一瞪便想发飙,可看着眼前这张完全看不出情绪的脸,还有在他手里那转来转去犹如活物的三枚铜钱,突然一股恐惧从足底升起,不由自主便坐了下来。

耶仑脸色比米大郎还要难看几分:他们又不是雏儿,什么没赌过!这藏钩之戏最是简单,却也最做不得假,眼前之人如果不是身负奇术,怎么可能连着十八次都猜中?

厅里依然一片寂静,好半晌才响起嗡嗡的低声议论。米大郎哑声道:“裴郎君,在下输你多少?”

裴九的语气不急不缓:“原说是一缙一局,到第六局上,大郎便加到了十缙,最后三局又加到了百缙,算来正好是四百零五缙。”

米大郎脸色顿时白了,四百多缙虽不算太大数目,但如今他身上的碎金加起来也不过一百多缙钱而已,自己一时赌性大发,怎么忘了这个茬?

裴九看了他一眼,轻描淡写地道:“出门在外,原不会有人随身带上这许多钱帛,大郎若有他物可抵,裴某也不会强人所难。”

米大郎眼睛一亮,笑道:“九郎此去西州,身边可带了婢女?在下原是做奴婢生意的,不如就拿两个绝色婢子抵了这四百缙如何?”

裴九眉头微皱,沉默片刻才道:“大郎若实在不方便,也只好如此。”

米大郎顿时松了口气,转头吩咐了一句,没一会儿,耶仑便带了两个女子过来,正是适才的红发女子和先前绿眸的那个。那绿眸女子身量丰满,

相貌却寻常，红发女子倒是雪肤褐眸，容貌清丽，只是如今半边脸都是肿的。店里有人便嗤笑了一声——谁没听见这米二郎先前还要一百端绢卖了这个绿眸女子，至于这位红发的，更是他今夜便要打发掉的一个，这两个加起来也好抵四百缗？

米二郎狠狠瞪了发笑之人一眼，才回头看着裴九，只见裴九眉头皱得更紧，心里不由发虚。他在长安门路不多，所贩女奴多是直接卖入平康坊，这阿绿早已破身，笨嘴拙舌，又不擅歌舞，卖不出价来；阿红则是性子暴烈，一个不好还会惹祸，此刻若能趁机处置了，倒是少了好大的麻烦……

想到此处，他赔笑道：“这位阿绿的妙处不在相貌，郎君一试便知；至于这阿红，性子是差些，容貌却是好的，难得出身高贵，若是早个半年，只怕花四百缗连她的手指都摸不到，也就是郎君这般的贵人才降得住她。”

裴九目光在两个女奴身上转了一圈，叹了口气：“裴某急着赴任，着实不愿带着女子上路，耽误行程，还添了花销。”

米二郎不由大急，想了想从怀里掏出一锭金子“啪”地拍在桌上，眼中凶光毕露：“这里是五金，足够两个奴婢去西州路上的花销了，你看如何！”

裴九一怔，微笑起来：“二郎误会了！裴某并无此意，二郎横竖要去长安，不如便帮裴某将这两个婢女送到长兴坊的苏定方苏将军府上，如何？待二郎回西州时，再带上苏将军的回信，到安西都护府找长安来的裴行俭。裴某必有重谢。”

米二郎不由大喜：“此言当真？”

裴行俭摇头一笑：“裴某无事哄你作甚？”转头便对老秦道：“劳烦老丈借笔墨一用。”

米二郎收了金锭，笑逐颜开：“米某行走西域长安这些年，还不曾见过二郎这般爽快之人！”说着摇头不止，只觉得生平赞人从未如此发自内心过。

裴行俭笑了笑：“这两个女子虽是奴婢，却也是裴某孝敬将军的一点心

意，劳烦大郎路上略加照顾，莫令裴某失了面子。”

米大郎自然拍着胸脯应了下来，他最恨的便是长安口马行插不进手，纵有绝色胡女也只能卖到烟花之地，若能结识一两个长安贵人，能把这些女子卖入贵人府邸，所得何止多出一倍？大不了剩下这两千多里路，自己把这两个供起来便是，又能多花几个钱？

绿眸女子早已听得明白，满脸都是惊喜，那位阿红本来拧着头，此刻也回过头来，惊讶地看着裴行俭。裴行俭对上她的眼睛，片刻后才移开了目光。

这边老秦已备好笔墨纸砚，巴巴地端了上来。裴行俭略一思索，提笔写下了几行字，吹干墨迹，递给了米大郎：“有劳了。”米大郎哈哈大笑，满屋子人也都松了口气，就听一个厨子突然大叫一声：“糟糕！”撒腿便往后院跑，老秦也慌忙跟了过去。

片刻之后，老秦苦着脸从后门走了进来：“今日羊肉饺子不能奉上了，只有羊肉碎饼汤，便算小店做东，请诸位一人喝上一碗。”厅堂里顿时响起了一片笑声。

米大郎也嘿嘿直笑，又转头瞅着阿红和阿绿道：“若不是九郎，你们两个焉得有今日？还不赶紧过去陪着裴郎君喝上两杯？”

裴行俭却摆了摆手：“多谢大郎美意，只是裴某不惯有生人相陪，让她们下去吧！”

米大郎诧异地看了裴行俭一眼，又看了看他身边那个眉清目秀的少年，目光在少年的脸孔和腰身上一转，脸上突然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：“米某唐突了！九郎恕罪，恕罪！”

裴行俭抬头看着他，从容淡泊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无法掩饰的愕然之色。

阿成纳闷地看了看米大郎，低头给裴行俭满上了一杯，突然醒过味来，脸腾地涨得通红，张嘴就要骂。裴行俭苦笑着摆手：“阿成，休得无礼！”

阿成一口气憋在胸口，脸上红得几乎要滴下血来。

米二郎笑嘻嘻地挥手让两个女奴退下，回座前又回头看了阿成两眼，意味深长地啧啧两声。阿成气得手都哆嗦起来，险些没摔了酒壶。

裴行俭手撑额头叹了口气：“阿成，你，不如先回驿馆罢！”

阿成把酒壶重重往案上一放，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。

后门毡帘一挑，一阵凉风带着肉香透入厅中，两个伙计用木盘端着一碗碗热汤走了进来，厅堂里的气氛顿时热烈起来，说笑打趣之声不绝。

这面糊碎肉汤的模样虽不好看，味道却着实不坏，汤碗送上时，阿成还绷着脸，待喝了几口，也忍不住点头赞了一句。裴行俭却只是略尝了尝，便又倒了杯酒。阿成忙道：“阿郎，你也多用些吃食再喝，若是又醉得狠了，路上眼见就要下雪，说不定会耽误日子。”

裴行俭淡淡地道：“我心里有数。”

眼见裴行俭一杯接一杯的将这第二壶酒也喝得所剩无几，阿成便觉得心头如猫抓般难受。自家阿郎原是朝中最得圣眷的臣子，却突然说是非议了武昭仪，被圣人一道诏书贬到西疆。前途自是不必想了，何年何月才能回长安都是未知！也难怪阿郎这一路上几乎把酒当水喝……

想了半晌，他还是鼓足了勇气道：“其实这一路三十里一驿馆，也不算十分辛苦，不如咱们到西州安顿下来，待到明年开春便修书回去，阿成愿走这一遭，和古叔一道将夫人护送过来。”在这世上，除了阿郎的恩师苏定方，大约也只有夫人还能劝转他。

裴行俭眼神已有些迷离，微笑着摇了摇头：“不必，我早已留书，到了明年春日，她便是自由之身，不会再受我连累。”

阿成大吃一惊，阿郎这些日子的沉默寡言、借酒浇愁，原来还有这等缘故！虽说夫人与武昭仪渊源深厚，但自打嫁了阿郎却是一心为阿郎打算的……他不由脱口道：“阿郎这是何苦来？夫人未必有此心！”

裴行俭依然笑得淡淡的：“正因她无心，我才更不能害了她。我此次得

罪的是大唐最不能得罪之人，要去的是大唐最凶险的去处，连千叔我都不忍带去，何况是她！她若是有个……”

他蓦地收口不言，过了片刻才重新开口：“阿成，我带你来，一则因为你年纪还小，又是打小跟着我打熬过筋骨的，二则西州这边良贱之别不似长安森严，过两年便可放你为良。日后你自可成家立业，胜似在长安世代为奴。只是，他人却不能与你相比，西州寒暑酷烈、局势难测，他们好端端的何必跟着我吃苦受累？”

阿成眼圈微红，用力点了点头，想了想还是忍不住道：“可世事难料，若是过两年阿郎便被召回了长安，夫人却已……岂不是……”

裴行俭手上一顿，良久才摇头道：“两年？没个五年十年大概休想，说不定这一世咱们都回不了长安，你家阿郎命数不好，还是少害人罢！”

阿成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，阿郎身世畸零，还未出世便全族被灭，娶妻生子没多久，又被自家那些好长辈算计成了孤家寡人，好容易遇上如今的娘子转了运，却又是……看着眼前的酒壶，他许久才憋出一句：“今日阿成也想喝两杯！”

裴行俭笑了起来，扬声道：“掌柜，烦劳再上一壶酒，多拿个酒杯。”

米大郎的第二壶酒还没下去，闻言回身赞道：“九郎不但神机妙算，酒量也是如此了得，米某甘拜下风！”又拍着案板叫道：“老秦，今日难得痛快，快些把这案几条凳撤了去！耶仑，你去领她们出来！”

众人轰然叫好，七手八脚便将厅堂正中搬出一大块空地。

十几个妙龄花容的胡女从后院走了进来，有的抱了琵琶、拿了手鼓，有的挽了披帛，戴了金铃。拿乐器的几位在空地边沿随意或立或坐，坐在中间的正是那位阿红。

两个披帛女子将手中的小圆毯放到地上，自己脱履站了上去。随着手鼓“咚咚”两声，两人的双袖同时高高扬起。阿红五指一划，清越的琵琶声蓦然响起，那两人的身子便如风舞飞蓬般转了起来。先头还看得清楚动